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快士傳 第十卷 公子感恩代請命 府卒遇俠托求仙

詩曰： 施仁還受仁人報，好義能令義士憐。
何必貴官真舊友，非關道木降靈仙。

話說董聞見虞二府敦僚友之誼，在丁推官面上奠賻加厚，心甚敬之，即具名帖，到他衙中拜見，代丁公子致感謝之意。虞二府道：“先生加禮于同年。小弟念同寅之情，何忍坐視？況丁寅翁為盡瘁公事而死，今日小弟略展薄意，亦是為公，不是為私。”董聞道：“上台建議開河，其事非丁公祖不能為之始，非老公祖不能為之終。譬如周之治洛，周公為祖，君陳佐之，不可無畢公以成之。”虞二府笑道：“過蒙先生高獎。其實丁寅翁所治河工，已居十之七八，小弟不過補其一二耳。”董聞道：“今日老公祖恤死存孤，使丁公祖的賢郎目下不至窮餓，丁公祖的靈柩，將來得歸故鄉。功德無涯，人人稱頌，比開河功德，更加一倍矣。”虞二府聽了這一席話，十分欣喜。自此又復送錢、送米到丁公子衙中，供他朝夕之費。公子愈加感激，此雖藉董聞吹噓之力，實出于虞同知好義之心。不想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忽一日，虞二府被馮撫院差官下來，摘去他印務，把他封禁在空閑公館中，聽候審問。你道為何，原來撫院于春間，曾委虞二府齎賀表進京，因將一項應找解的官銀，共一萬餘兩，起了咨文，即著他管押赴京，交投戶部，掣取回文。那知行到半路，遇著一班響馬強盜，把銀子都劫去。虞二府欲待報知該地方官捕盜追銀，卻恐這班大盜未必便能拿獲，自己反先受失事之罪。又怕遷延時日，誤了進賀表的限期，只索忍氣吞聲，急急入京，一面進表，一面托一個相知，求其轉借銀子賠納，約于回任後一年之內措處奉還。怎奈銀子一時撮借不上手，回任的限期又促了。虞同知沒奈何，只得將原咨文留在那相知處，托他多方借銀納了，代掣回文寄來銷繳，自己竟先回任。在撫院面前，只說銀已交納，回批尚未發，已著家人在京候領，即日將到。撫院信以為然。虞二府日夜懸念，只指皇所托那相知替他支持停當，把回批寄來。誰想那相知已染病身故，竟未借銀投納。今戶部查催未完錢糧，移咨撫院。馮撫院正在催取回文，忽見部咨，不覺怒起，即喚虞二府來詢問。虞二府料遮掩不過，方才把失盜之事稟明。撫院那裡肯信，說道：“若果失盜，為何當時不即稟報，直至今日才說？這明係自己侵沒，巧言支吾。”因此把他拘禁候審，一待審過，便要上疏題參了。丁公子聞了這消息，不勝驚歎，連忙與董聞商議。董聞也沒做道理救他處。正是：

有德未逢施德報，感恩無計救恩人。

丁公子過了一日，擇定吉期，要扶柩回鄉。將起身之前，先叩謝了地方各官，並合郡士紳。及往公館謝別虞二府，奈公館門奉憲封閉，不放閑人進去，只得在門外拜了四拜。到起柩之日，舟泊河下，士民都來哭送，鄭州與儀封縣人來送者甚多。百姓們也有持錢米相贈的。其本城縉紳，都到舟次投了一帖，各自回去。唯有董聞依依不忍別，還在舟次盤桓。只見大力庵和尚沙有恒，來到舟中靈柩前叩頭，說道：“貧僧向蒙丁老爺審豁盜情，洪恩難報。今聊具懺金二兩，少申孝敬。”丁公子見是出家人的東西，不肯收受。董聞道：“他感恩而來，物雖微，也是一點誠心，不必卻他。”丁公子只得受了。將欲開船，忽有一乘女轎飛也似趕到舟次來。轎中女人，卻是妓者馬幽儀，他感丁推官釋放之德，一聞訃信，便于靜室中誦經荐度。今聞靈柩將歸，特來叩送。有詩為證：

微獨良朋敦氣誼，青樓被德亦心銘。
開籠放出雪衣去，應誦慈悲般若經。

丁公子謝別了眾人，方與董聞哭拜相別。臨別，又叮囑道：“老年伯天高地厚之恩，不肖未知何日得報。至若虞二府之高義，眾薄俗所罕有。今當有事之際，苟有可以援手處，唯老年伯留意，即如不肖更拜大惠矣。”囑罷，開船起行，出了境外。行不上一二十里，忽見前面一隻大官船撐將來。船上掌號吹打，儀衛甚盛。看他艙門口告條上所書官銜，乃欽差翰林院莊。那莊翰林，就是莊文靖。因齎詔往南京封襲爵魏國公徐繩祖，故路經于此。原來徐老國公年高有病，上疏告老，乞命世子徐繩祖襲爵。朝廷准其奏，遣官齎詔去封他。莊文靖討了這個差，乘便南游，所以前日寄于董聞的書中，說道將奉旨南來。當下丁公子打聽得船中的官人是莊文靖，因想道：“他是我父親的老師。前日董年伯曾對我說他有書致撫、按，荐我父親今日過著，合往拜謝，並以訃信報聞。”且還有事要求他，便具個門下不肖眷脫學生的名刺，等他泊定了船，即往船上投刺請謁。船上僕人們見是個少年，又身穿孝服，不肯與他通報。正在那裡做難，恰好莊文靖走出船艙口來。丁公子望見，即打一躬道：“莊太老師，不肖晚學生候見。”文靖答禮道：“足下是誰？”僕人們方才把名帖呈上。文靖看了道：“足下為何有此重服？”丁公子一頭揮淚，俱言父親沒于任所，今扶柩回鄉之事，文靖跌足驚悼。丁公子又謝道：“前蒙太老師致書董年伯，轉達撫、按，鼎荐先君，不想先君已遭變故，有虛盛意。”文靖嗟歎道：“不佞在京師，聞尊翁居官清慎，與董聲孟甚相愛，因作書荐之于撫、按。又恐尊翁狷介避嫌，故但托董聲孟轉達當道，倒不曾有專札致尊翁。今日到此經過，正欲與尊翁一會，以罄闊襟，誰想已作故人，真可歎恨！”因問：“董聲孟一向在家好麼？”丁公子道：“先君喪後，不肖多虧了他。”文靖道：“我正要問，尊翁是個清官，那些身後之事，如何俱辦了？”丁公子把董聞代償債負，又多方吹噓，並虞二府厚助喪費的話，述了一遍。說罷，忽然離坐向前，雙膝跪地，告道：“今不肖有一事奉求。”文靖只道也求他助喪，連忙扶起道：“足下如缺少回鄉盤費，不佞自當勉力相助。”丁公子道：“不肖非為自己求助。另有一事，欲求太老師鼎言說個方便。”文靖問是何事，丁公子把虞二府遇盜失銀，被撫院拘禁候參之事說知，因揮淚道：“虞公深有德于寒家。今他在患難中，不肖恨不能以身代之。若非太老師對撫台說個方便，更無人可以救得他。伏乞看先人之面，特賜鼎言。不但虞公感荷二天，即先人亦銜感于九地矣。”文靖聽說，感歎道：“足下少年，能知恩報恩，義生于孝，是有至誠、有血性的人，可敬可敬！我明日見撫台，就把這事對他說便了。足下如不放心，可暫泊舟于此，待不佞見過撫台，討個好音奉覆。左右不佞也還要來少盡賻奠之禮。”丁公子道：“不敢當太老師賜賻。但得藉鼎言保全虞公，以報先人，便如拜台惠矣。”言訖，作謝而別。正是：

異矣孤兒，咄哉年少。非高其義，正重其孝。不忘親者，不忘親之所不忌；欲報親者，欲報親之所欲報。何意薄俗，遭茲右道？

莊文靖受了丁公子之托，即日開船。至開封府城外，早有董聞同著計高、金碗二人前來拜候。文靖迎到船中，相見敘禮罷，各各道過寒溫。董聞便說及丁推官病故一事，文靖把丁公子的話對董聞說了，因贊歎道：“難得他少年如此孝義至誠，真個是父是子。丁司李可謂不死矣。”董聞也稱說虞二府許多好處，“今遇盜失銀，原非其罪。若令仍舊供職，限他賠補所失之銀，亦未為不可，乞老師看丁氏父子面上，婉致撫公，免其參處，保全功名，足叨明德。”計高、金碗也替言道：“敝府良有司，首推丁司李，其次便要算虞二府了。今丁司李方死，虞二府又緣了事，民失所望。死者已不可復生，虞公之事，還可補救。全仗鼎言。”文靖領諾。

三人別去，文靖即打轎往拜撫院。適值撫院公出，不在衙門，不曾接見，文靖隨往拜按院。坐談之次，按院說起前日承台札下須，奈貴門生丁司李已物故，未及用情。文靖便謝了他捐資助喪的美意，因說：“虞同知恤死存孤，篤于僚誼。他既能加禮于死

友，必不忍上欺其生君。解銀失誤，必果被盜，斷非侵沒，還求撫公寬政，只勒令賠補，不要壞他功名，乃為恩威並用。此意即煩鼎言先為小弟轉達撫公，明日見撫公時，再當面懇。”按院領命。次日，撫、院二公一齊都到船來答拜。文靖又把前言面致撫院，那知撫院已先聽過按院轉述之言，今又見文靖諄諄面語，按院又從旁接談，撫院那得不從？遂滿口應承，領教而別。文靖別過撫、按，即差人邀董聞到來，對他說知。董聞大喜。文靖道：“我即得請于撫公，不負丁公子之托矣。王命在身，不能久留，即當奉別。”董聞要屈他到家飲宴，文靖辭謝。及送與些禮物，也不肯受。董聞亦不敢相強，只將些賀禮並賀咨一通，附致徐世子，賀他襲爵之喜。文靖收訖，自開船往南京一路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撫院聽了莊文靖的分上，回到衙門，即行下憲牌，放出虞二府。著令仍管廳務，但勒限三個月之內賠補所失之銀，准免參處。虞二府拜謝了憲台，仍舊坐衙理事。卻探知憲台寬恩，多虧莊翰林援救之力，因想道：“我與莊公並無交契？為甚無端救我？此必董博士對他說的。”便親自至董聞家中拜見。董聞俱述丁公子代為請命之事，虞二府方才省悟，不勝感激。欲具名揭，往謝莊文靖。董聞道：“敝座師已連夜開船去了。”聞說丁公子的船，雖出了境，倒還停泊著，虞二府便備了楮儀，飛棹前往。趕著丁公子的船，登舟相見，兩下互相稱謝了一番，珍重言別。丁公子方與虞二府別過，只見一個差官打扮的人，跟著五六個伴當，棹著一隻快船，前來問道：“這可是丁大爺的船？”丁公子問是何人，那人道：“小人是欽差莊翰林老爺遣來的。老爺說王命在身，齋奉吉詔，不更易服弔喪。特差小人送奠儀五十兩，聊表薄意。待復命回京之日，還要親到靈前致祭。其所托虞爺的事，已都停妥，並著小人口覆，不及寫書了。”說罷，走到船頭上，望著靈柩，磕了四個頭，送上奠金。丁公子拜受了，打發回帖，犒賞來差而去。看官聽說，莊文靖這番遣弔，倒驚動了旁邊的人。傳說開去，道丁公子卻有這一位顯官與他相知。那些官宦們，前日在丁推官面上淚潸潸的，今聞此消息，又知莊公與虞二府說方便也為丁氏父子情分上，他師生之誼，生死不變如此。況莊翰林乃當朝楊閣老的相契，是朝中要緊人。他即加厚于丁氏父子，則令丁推官雖死，丁公子卻怠慢不得。於是趕上船來補送奠儀的，也有補送路費的，作成丁公子又熱鬧了一番。正是：

范冠蟬有綏，蠶績蟹有匡。
推官有弔各，學士為之喪。

且說丁公子開船望北進發，將及半途，忽一夜，睡在艙中，只聽得喊聲驟起，船外火把亂明。丁公子知是強人的船來了，忙披衣起，望著外面大喊道：“我們是扶柩回鄉的喪船，船中並無財物。好漢們不勞下顧。”說猶未了，早有一個人跳過船來，一腳踢開艙門，火光中見丁公子身披孝衣，就一把扯住問道：“你就是丁公子麼？不要害怕，我有話說。”將丁公子拖到後艙，附耳低言了幾句，又將一包東西放在桌上，回身跨出船頭，跳過船去，揚言道：“他船裡果然沒甚東西，我們去罷。”眾人唸哨一聲，把船飛也似搖去了。那時丁公子船中的人，都嚇得東躲西藏，目瞪口呆。見強人忽來忽去，正不知甚麼緣故，只有丁公子肚裡明白。把桌上東西收過了，分付眾人各自安息，不忍驚惶。

看官，你道這強人是誰？原來不是別人，卻就是常奇。一向常奇與寇尚義在山東落草，專一打劫貪官汙吏的銀子，並起解的官錢糧。春間虞二府失去的官銀，正是他們所劫。後來聞得虞二府是個好官，卻為失銀被禁，常奇與寇尚義商議道：“我們做好漢的，不可連累好官受罪。須把這項銀子還了他，才見我們的義氣。”商議已定，只是不好自己把去還他。因打聽得他與丁推官父子交厚，丁公子又十分孝義，故特地來寄信與丁公子，說這一萬餘兩官銀，已埋在開封府東門外二十里大後橋柳樹之下，可密報與虞二府，他自去取。又將白銀五十兩，送與丁公子為助喪，那放在桌子上的東西就是了。紙包內又開寫藏銀待取之事，甚是明白。正是：

莫道綠林中，無有英雄客。彭越曾為江中盜，世助曾為無賴賊。李北海曾有七言之贈，張齊賢曾邀一醉之德。試看今日還金人，賽過水滸梁山泊。

當下丁公子不喜得常奇助喪之費，卻喜官銀有了下落，可以保全虞二府功名。至次日，即修密書一封，專差的當家人，星夜到開封府，面向虞二府投遞。虞二府那時雖然脫了拘禁，仍舊坐堂理事，卻還是帶罪供職。若過限期，沒銀賠補，撫台定要題參。正在憂思，忽然接得丁公子密書，不覺喜從天降，笑逐顏開。只是一件，那銀子雖有了下落，卻是丁公子替強人通信，這話怎好對上官說得？若不明言其故，竟自冒冒失失的去取出，又像自己隱匿在那邊的了。左思又想，無計可施。因邀請董聞到私衙，把這話密密告知，與他告知商議。董聞沉吟了半晌，忽然笑將起來，道：“有計在此了。”虞二府道：“有何妙計？”董聞附耳低言道：“目今撫台敬信一個姓洪的法官，即日要請他設醮。老公祖這件事，只在這洪法官身上，那銀子便好出頭了。”虞二府道：“如何用著這個人？”董聞又向虞二府耳邊低低說了幾句。虞二府拍掌笑道：“此計大妙！竟依計而行便了。”正是：

黃冠權借為引子，白鐵方才好出頭。

看官聽說，那洪法官不是別人，就是前日在鄭州求雨的洪覺先。本是沒甚道術的，當時為求雨不來，被鄭州好事的編成《十一乾》的笑話笑他，道是：

日裡是照亮乾。夜裡是不落台乾。挨過幾日沒雨，是挨推乾。惡求一番越不雨，是罰強乾。念咒念得口乾。畫符畫得筆乾。噴法水噴得碗底積焦乾。踏罡步踏得鞋底鐵屑乾。手中鐵劍，只好切菜乾。身上法衣，只好揩鼻涕乾。這樣法官求雨，送他一個斗大的楊梅乾。

鄭州人雖是這般笑他，這裡撫台卻不曉得。因太夫人有病，請他到衙內祈禱。撫公問道：“幾時才得病癒？”洪覺先隨口胡答道：“過七日便沒事了。”卻也是他造化，准到第八日，太夫人果然康健起來。撫公以此敬信他。又要教他于本城道院中起建醮壇，保佑年穀豐登，人民安樂。董聞乘此機會，授計于虞二府，教如此如此。虞二府便密喚洪覺先來分付了言語，許他二十兩銀子謝儀。洪覺先欣然領命而去。到得起建醮壇之時，撫公親來拈香。虞二府便也往壇中，當著撫公面前，要求洪覺先請仙降乩，指示所失官銀蹤跡，以便追捕。洪覺先初時假意推托不肯。虞二府懇請再三，方才應允，就于壇前書符念咒，作起法來，喚一個小道童與自己一同扶乩。案上鋪放黃沙，焚香點燭。少頃，見乩兒漸漸轉動，磨了半晌，忽然寫出一行字來道：“吾乃葛仙翁也。”虞二府假意向前問道：“果然是葛仙翁麼？若果是仙翁，我有一事欲問。”只見乩兒運動，寫出四句道：

子欲請仙仙故至，卻問仙翁是不是。
可笑龍池心不誠，若還疑我我當去。

虞二府看了，慌忙下拜道：“龍池不知仙翁下降，適間言語唐突，伏乞寬恕。今有懇請，只因春間解送官銀一萬餘兩，中途被盜劫去，望仙翁明示銀子下落，與盜賊蹤跡，以便追緝。”祝告罷，只見乩兒上又寫出四句道：

怪爾後恭前倨，爾可暫時迴避。
可請撫公問吾，吾當明告其事。

撫公那時親在壇前看見，安得不信？便令虞二府退過一邊，自己向前整衣作禮，默禱了幾句。只見乩兒又寫道：

機事秘密，不可洩漏。
若要我言，須屏左右。

撫公看了，即喚跟隨人役，都遠避開去，只有撫公一人立在案前。那乩兒才明明寫出幾句道：

離此府城東，二十里之外。
一座石橋傍，兩株柳樹蓋。
鬆其下探之，原銀宛然在。

撫公看罷，又低頭祝告道：“此銀向被何人盜去？今又是誰埋藏在此？伏乞仙翁一一明示。”祝畢，只見乩兒又寫道：

若問藏銀之人，其人乃是大盜。
目下不可明言，以後自然知道。

撫公再要問時，只見乩兒連書“吾去也”三字，便不動了。撫公分付洪覺先勿泄其言，自向虞二府密語其事。虞二府佯為不信。撫公道：“仙翁所示，諒不相欺。你只依言去取，看是如何。”虞二府口中唯唯，卻佯做不肯深信之狀。明日親到城東二十里之外，喚集人夫，向石橋旁兩株柳樹之下，把鋤頭、鐵鍬掘將下去。掘不上三尺來深，果然掘著了銀子，照原數一萬餘金，毫釐無缺。正是：

本出綠林之手，巧借黃冠之口。
朝中正說三楊，野外忽逢二柳。

並非洪法官道術能靈，卻是董博士妙計罕有。不用虞公向上台稟知，反使上台向虞公私授。前番求雨不雨的伎倆，人盡笑之；今日說銀有銀的神通，人能知否？當下虞二府掘得原銀，十分歡喜，隨報知撫台，將銀交納。撫公深信仙翁之靈、法官之術。一時開封府中驚傳其事，都道仙人降乩，有此靈驗。又道洪法官初時本事沒，雨也求不下一滴；如何今番卻請得真仙下降？或者是都老爺與虞二府敬心所感。卻那裡曉得是董聞的計策，把虛名作成了洪法官，又無端借重了葛仙翁？有詩為證：

仙翁有語語非輕，問者佯疑疑亦精。
羨殺巧人傳妙策，作成道士享虛名。

虞二府即將原銀交納，撫公因前日難為了他，心中頗覺不安，著實慰勞了幾句。那時新任理刑未到，其印務是府堂暫管，撫公乃委虞二府權署理刑印務。虞二府謝過撫公，隨即往謝董聞，稱贊其用計之妙。董聞道：“還金全賴常奇之義，寄信又虧公子之書。治弟不過因風吹火耳。美來還是老公祖恤死存孤，故得好義之報，他人何力之有焉？”虞二府歡喜稱謝而別。有一曲《江兒水》為證：

為善從來吉，便宜自取之。漫誇豪客能輕利，漫誇公子能傳遞，漫誇博士能施計，招致還虧一己。恤死存孤，食報固其宜矣。

不說虞二府保全了功名。且說董聞在家候缺，過了兩年。此時正值南京國子監博士員缺，朝廷命下，將董聞除授南京國子監博士。報喜人報到了，董聞心中歡喜。一來喜得有了衙門，二來喜在南京，得與徐國公相敘。於是擇定吉日，正待起身赴任，忽見大力庵裡香火道人踉蹌而來，報稱師父沙有恒被本府公差拿了，要解往南京徐國公府裡去，求董爺救一救。董聞驚問其故，道人說出這個緣故來，有分教：曲中美女，再添一段風流；寒裡英雄，換卻兩番形貌。正不知道人說出甚話，且聽下卷分解。